



03631

朱楓林集卷之三

新安

明儒學士朱升著

晞陽居士范涑校

裔孫

時登榮閣

序

大學中庸旁註序

前年讀書郡城紫陽祠始爲諸生作書旁註觀者多喜之以其註文附經語意通貫一讀卽了無繁復之勞也旣又命諸生用其義例旁註詩經未克成去年寓里中程氏館書旁註脫藁稍有傳抄之者然日知朱楓林集 卷之三 一

所亾竄改不能已今歲受徒於家又成大學中庸旁註先儒經解至矣而猶未免云云者先儒用聖賢功夫故能因經文以得聖賢之意學者用先儒功夫而能因經解以得先儒之意幾人哉性質庸常學力鹵莽父兄師友取經解而督之讀經與解離不能以意相附其弊也斷裂經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不應欲求其知味樂學不可得也此愚所以於六經四書皆欲旁而註之以爲教子授徒之計而未暇悉成也雖然愚之所註其意義取諸先儒經解而已辭語則有

不可純用原文者蓋以逐字順附經文實而不泛離之則字各有訓貫之則篇章渾全制作之體既殊辭語各有宐也至於意義間亦有不得已而不可以苟同者則又有望於平心明眼實用功力之君子相與印可之商確之也至正丙戌秋日新安朱升書

論語孟子旁註序

余旣爲尚書及大學中庸撰旁註欲徧及六經四書而未暇也去年來池過黔亾友倪仲弘之子諾爲註語孟曰藁成卽來商之而未至也池人張璿字仲美

朱楓林集

卷之三

二

見余書率然有合卽以大學中庸義例施之語孟每藁數篇輒一見示相與商訂不數月而書成焉噫自丙戌歲至今六七年間以此事屬之士友多矣斯文緣契乃在於此也是書之體融會先儒經解以順附於經文可離可合有綱有紀使讀者止就經文考訓詰以求旨趣而已其先儒之說順附經文而或有不類不受者則必再三玩索體認以求真是之歸此學者窮經最得力處必身親爲之然後歷其難而知其味也今年稚子同學禮儀周官二書不勝講授之煩

亦既爲之旁註矣有如仲美者早相與用功餘經乎
若仲美則余知其方勞不當亟以委之矣至正新卯
夏新安朱升書

書傳補正序

朱子傳註諸經畧備獨於書未暇及嘗別出小序辨
正疑誤指其領要以授蔡氏而爲集傳惜其成於朱
子旣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輯之前自是以來諸儒繼
作講明著述補益宏多然往往不與經傳相附而繙
閱之難也升不揆愚陋蒐輯見聞旣爲讀經者作旁
朱楓林集 卷之三 三

註綱目有統離合成章又爲讀傳爲傳輯補缺正訛
發明旨趣亦旣有年矣今爲此編不過約取傳輯補
缺正訛之文僅使傳文周密經意通暢而已庶幾文
字簡潔而學童誦習不憚其繁若欲求其發明旨趣
之詳則有傳輯在時至正庚寅二月壬辰書成於石
門山中題以授子同

易經旁註前圖序

愚自中年以經書授徒教子每於本文之旁着字以
明其意義其有不相連屬者則益之於兩字之間苟

有不明不盡者又益之於本行之外學者讀本文而覽旁註不見其意義之不足也惟易旁註則有前圖者易之爲易其本也圖象而已文王周公孔子之書實爲圖象作注脚故明此經者不得不求其本也河出圖洛出書天不愛道洩諸象數一可已二何居作河圖洛書合一圖第一聖人之則之也八卦成列而又因而重之其傳於今也各有橫圖圓圖而六十四卦圓圖中又有方圖則亦悉矣帝出乎震成乎艮其方位之象又何爲哉作先天後天合一圖第二先天後天其始其終旣各有序矣連山歸藏首艮首坤今不能知而周易首乾坤終旣未濟經分上下其間卦序乃復如彼作周易卦序圖第三卦變也卦主也互體也卦數也卦位也納甲也之六者時雜見於經傳必各著其全使人可通考焉可也作六圖第四淳安夏氏有讀易十字樞愚平日竊於易得三大義二者經傳訓釋之機要也則以附六圖之後聖人處憂患之道自履至巽其傳古其旨深卦之名義殆未足以盡之也作三陳九卦圖第五揲著以求卦因變而用爻

比義從長宐勿拘一說作著卦變占圖說第六夫子
言著卦之德曰圓曰方固非直曰七奇八偶而已作
筮七卦八圖第七邵子天根月窟之吟非爲今易安
注脚也豫章蕭氏讀易卦序之學區別於三畫六畫
之原而象意昭融玩味乎正變始終之故而道教明
著前纂爲圖今錄其全文於後而係以邵子之詩履
運處身同一揆也作三十六宮圖第八八圖爲之前
而後周易旁註可得而讀矣

孫子旁註序

朱楓林集

卷之三

五

人嘗樂世治曰兵凶器也不可以易言也余亦憫世
亂曰兵凶器也不可以易言也然國家之大事在戎
言之得無易乎升生不辰日擊羣雄迭相勝負有成
丘止流之慘深爲此懼伏承我

聖皇應運召侍軍門十有四年剪除羣雄戰勝攻取
機變妙於武子陣法合乎武侯是以不揆愚陋蒐輯
見聞間以已意旁註十三篇著演八陣圖於卷末使
詞義暢明陣勢明白而無徒讀其書之患也升極知
僭踰違道易言之罪然於行三軍者庶免膠柱鼓瑟

之一助云

類選五言小詩序

玄默攝提格夏暑異甚僕居山閣日益昏不得徧讀
素習乃取五言四句古詩迄於晚唐得三伯餘首類
次之以授羣童爲類凡三十有八一日直致詩以此
爲忌而亦以此爲難序情寫景而無事乎排比紐捻
盤摺組繪之工所謂淨洗脚面而鬪好者也二曰情
義倫紀者民之彝也三曰工緻詩老所獨繼響寡聞
焉四曰清新則亦不易得者也是而下曰高遠曰
朱楓林集 卷之三 六
富麗曰豔冶曰淒涼曰衰暮由所接不同曰曠達曰
豪放曰俊逸曰清潤曰沉着則又繫乎其人矣邊塞
也宮闈也客旅也發乎其情有非常者是以離別悲
愁思鄉感舊之作出焉至於懷想寄贈則盡乎人慨
歎消遣則盡乎已諷諫而不許頌美而不諛嘲戲而
不諛皆所謂民之性而先王之澤者此外有懷古詠
史之吟景物風土之述時事之紀與夫樂府之舊章
風人之古體或有設爲問答者或以一句兩句之佳
而傳者以至女流靈異之作亦附見焉先儒謂人聲

之精者爲言言之精者爲文而又有曰文之精者爲詩夫自三百篇之後變而爲詞賦又變而爲歌行長律流衍極矣則五言絕句者詩之尤精者乎才多者歛束於此固汗血千里之折旋蟻封也始學者之從事於此非江源之濫觴乎鄉先生曹公教人下筆之初以字少語直爲事其言曰直說則意易見字少則病不多僕編小詩以直致之體先之實本乎此夫泉之始達直流而已其出漸遠衆流合焉磯而激風而波盛大流行而千態萬狀非泉之固欲如是也始學朱楓林集

卷之三

七


者識之楓林病叟朱升題於齊明閣

刑統賦解序


魏文侯師李悝者法經六篇曰盜法曰賊法曰囚法曰捕法曰雜法曰具法衛鞅受之以相秦改法爲律漢相蕭何增戶興廩三篇爲九章之律叔孫通益所不及爲十八篇武帝作見縱監臨部主之法魏命陳羣等增損漢制爲十八篇晉命賈充等增損漢魏爲二十篇南北兩朝沿革不一唐因隋制令房玄齡等斟酌損益爲十二篇高宗末徽中長孫無忌等復增

疏義名例第一魏因漢舊改具律爲刑名第一晉賈
充等於刑名中分爲法例律宋齊梁及後魏因之北
齊并刑名法例爲名例後周復爲刑名隋因北齊復
爲名例唐因之衛禁第二秦漢及魏未有此名賈充
等酌漢魏之律隨事增損創制此篇名宮禁律宋至
北齊以關繫律附之更名禁衛隋開皇改爲衛禁唐
因之職制第三起自晉名遠制律隋開皇改爲職制
唐因之戶婚第四漢承魏秦之後創加戶律北齊以
婚事附之名婚戶律隋以戶在婚前改爲戶婚唐因
朱楓林集 卷之三 八

之廐庫第五漢制九章創加廐事晉以牧事合之名
廐牧律隋開皇以庫事附之更名廐庫唐因之擅興
第六漢制興律魏以擅事附之名爲擅興賊盜第七
李悝法經有賊法盜法自秦漢至後魏皆名盜律賊
律北齊合爲賊盜律隋唐因之鬪訟第八自秦至晉
未有此名後魏分前魏繫訊律爲鬪律至北齊以訟
事附之名鬪訟律後世因之詐僞第九魏分賊盜爲
之歷代因之雜律第十李悝法經有雜法後世祖襲
爲雜律捕亾十一李悝法經有捕法後魏更名捕亾

迄唐因之斷獄十二起自曹魏分李悝法經囚法而
出此篇後世因之以上唐律十二篇周世宗時詔詳
定之號大周刑統二十二卷宋太祖朝竇儀等脩定
刑統爲三十卷至  時律學博士傅林取其綱要
撰刑統賦後世註解此賦雖多或贅或畧未免疎謬
今訂定之至元後三年歲在丁丑二月上泮新安朱
升題

地里陰陽五行書序

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變合而爲五行氣之流行質
朱楓林集  卷之三 九

之位列物莫不然也地囿天中爲物最鉅格物者於
此而不察可乎余幼而困窮於卑猥事蓋多致力俯
察之學尤爲留心患夫世之論二五者不得其綱要
且莫別其用也秦定初元述星卦提綱以振舉數派
之今二十有五年矣歲在癸酉而得龍穴陰陽之訣
越七年又得山水宗廟與四經五行之訣然後形體
與造化合妙水涉與穴法同功始敢稍出其說與朋
友商訂傳習焉而古法玄要未得其緒者蓋多也至
正戊子試春官歸陳英翁以未卒業告經曰葬山之

法以勢爲難而形次之方又次之英翁長余一歲誠純篤信無以爲比其於形勢之難旣得之矣余故述是編以質之題曰地理陰陽五行書以足夫景純所謂方之法焉新安朱升序

墨庄率意錄序

墨庄主人朱升平日事師交友讀書聽語下至里巷山野樵漁婦女一言一事於人有補者莫不謹服而博取之旣又處積之多時之久聰明退而忘之也遂筆錄之其爲錄也不起藁不擇詞不先經後史不外

朱楓林集

卷之三

十

子內儒得於尊者不敢攘其說聞於賤者不敢匿其名不務簡古他日可以刪不厭煩碎他日可以考故名其錄曰率意是錄也下及庖饌工巧之瑣末高人所不屑觀上及道德性命之緒餘俗士所不得與下於我者旣不敢預此上於我者又不屑此則是錄也直以率吾意而已雖然知我意者以爲備遺忘不知者曰腐儒之陋也人之所通擯也至治二年龍集壬戌三月望日序

集趙東山文藁序

東山趙子常學春秋於資中黃先生既通悟乃會粹考覈成書三種曰師說曰屬辭曰集傳行於世子常既沒其徒王德茂聚其平日詩文俾老友朱升選其涉於教道可以開發疑難長見識者得若干首刊而傳之先儒謂仰子之學其根株在經世書花葉在擊壤詩今讀擊壤集曲盡情理以通乎上下的的乎世不可誣也子常髫鬣以來幾許學問涉歷而下筆之可見可傳者如此讀是集者尚知之哉

石門陳氏族譜序

朱楓林集

卷之二

十一

歙南石門陳氏世相傳示派出休寧西鄉藤溪藤溪始祖鬲山府君禧歷五傳而爲旭旭遷歙南是爲石門始祖約其世時當汴宋初年至今至正庚寅蓋四百餘年而十有五世孫矣自始祖七傳爲讜直言是生六子曰易力寶武復臻視其宗爲最茂寶之後又益茂其玄孫子華字仲英表其先世爲圖十有一以示諸子俾序其端焉首圖自始祖至直言六子凡八世其於分支也著其始而略其世聞見所不悉也自其高祖以下則名字第號仕隱年壽配姓率葬往往

得而書蓋幸乎其逮事與夫傳聞所未泯者也凡其宗之人各詳其所尊所親述其見聞以表其世咸若仲英之爲者以繫於其支之始使夫始之出於一人之身者雖百其世萬其子孫如相與昭穆序於一堂之上庶幾觀者有所感焉以發其敬宗收族之心則世道之幸而仲英之志也

東村老人詩序

端木氏之居溧水唐山東之崔廬李鄭也而有東西村之異者猶道南北之阨也端木公字以善傑特而朱楓林集卷之三十一
溫謐者也而自號東村老人按戴氏記人生七十曰老大夫則致任人子恒言不稱老公家尊君國用先生年且未七十而公自號如此者何夫名稱生於不足者也弱齡出仕敷歷垂三十稔所不足者非庭闈之晨昏乎故未老而老漸以爲養也昔老萊子年七十斑斕親側作嬰兒啼戲然則今日東村之老人庸非後日之嬰兒乎人之行莫大於孝孝子知有親不知有已是以始也自忘其強仕而終也自忘其耆老也聞端公之風者往往悅喜慕尚作爲歌詩歎氓朱

升爲之序

環秀樓序

秀悉救切說文禾實也從禾乃聲證以夫子之言秀在苗後在實之前則非禾實先儒以爲吐華詩毛氏傳荼茅秀也或謂茅秀於茅華非也茅之未華方自苞而出者柔輒潤澤其名爲萋萋荼聲相近若其旣華則蓬蓬然詩人不當取以爲比矣以此而意之則禾之秀亦其將華者也爾雅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後人以秀爲草木茂美之通稱故朱楓林集

卷之三

十三

歐陽稱嘉禾曰秀東坡稱花竹曰秀俯察之書以秀言山始於赤松述論以秀言水始於管公明指蒙是後山經地志因之登高之賦臨流之詩言秀者不可勝舉王制命卿論士之秀者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漢始舉秀才東漢避世祖諱曰茂才魏晉以來復曰秀才至唐中葉秀才科目甚高而難得無敢應者漢謠有曰天下俊秀王叔茂晉羅含爲江左之秀謝道韞爲閨房之秀宋袁淑謝庄江東無我卿當獨秀以秀言人始於夫子人

者五行之秀氣極於周子人也者得其秀而最靈新安巖鎮方公構樓生墳之側顏曰環秀想是樓也近則環之以竹樹之秀遠則環之以山水之秀而人之秀者游居其中也游居其中者主也環其外者賓也有是主斯有是賓也方公字聖清清秀之義也其女夫孫仁遠秀人也哀諸秀句積成卷軸請朱升秀才爲之序

大有樓序

率溪在歙南四十里循率溪入十有五里曰詹田孫

朱楓林集

卷之三

十四

氏居焉孫君有名天祐字願父者爲時稱道生至元甲戌至泰定丙寅甫五十有三年耳卽於居北二十里葉有之源豫營繭室而樓其旁友生朱升爲揭其顏曰大有蓋取易大有上九爻辭與君名叶且近於地名之葉有也君幼穎悟早卓立從父智齋教入詩書禮義生三十年遂蒞家政事繼母方氏若兄延師教子待鄉井御羣下靡弗盡道歲之歉慨然減價出粟以賑饑民凡舉火以待者蓋環百里逮其稔而能酬者率收以公量是皆蹈智齋公故轍擴而弗替者

若其建橋辟道土木宮室之類凡可以利益於人者於膏腴金穀一弗之靳是又其天性仁厚如此君配方氏子男三人女一人孫今三人繩蟄方將昌熾未艾是造物所以答君於今者葉有壽藏負良面庚陽和陰粹山環水秀他日雙劍誦焉以裕其後是又答君於來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樓名云乎哉君將於中朝士夫求爲樓之記文者書扁者篆記額者書丹者詩之賦者故子爲序其事如右葉有於率溪間岑鄉先達弘齋曹先生居之虛翁方使君造而詩詠之

朱楓林集

卷之三

十五

具見桐江續集蓋源深而清不可舟楫而居民聚焉是以宛然有桃源盤谷之勝而又買田其間蚤爲瞻脩館穀計燕遊詩酒不遜昔人其可尚又如此智齋諱逢龍配程氏實雅德君子云泰定四年二月吉日里生朱升序

跋

跋大學旁註後

大學以脩己治人爲綱要以致知力行爲工程然而知止能得之間必有事焉經所謂定靜安論語所謂

仁能守之孟子所謂居安資深者是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蓋致知力行二者皆道問學之事動而道問學靜而尊德性二者功夫如寒暑晝夜之更迭而無間尊德性卽大學之正心也大學誠意是省察克治於將應物之際正心是操存涵養於未應物之時與旣應物之後然而八目於致知之後卽繼以誠意而正心但列於其後者蓋大學爲入德者言使之先於動處用功禁其動之妄然後可以全其靜之真也此聖賢之心法爲傳學之本也而旁註不能詳具朱楓林集 卷之三 十六 故表而著之云

跋中庸旁註後

中庸經朱子訓釋之後說者亦多其間最有超卓之見者饒氏也有融會之妙者思正李先生也精於文義切於體認者樓山袁氏述吳氏之說也今茲旁註旣各取其長矣至於智仁勇之用至誠不二不息之分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若此之類一得之愚聞見焉不知其果是乎否實用功力之君子願有以教之

跋性理字訓後

晦庵門人程正思字訓二十條勿齋增廣之爲六門
一百八十三條今增善字補以蒙齋之訓凡一百八
十四條德業盡性心正四條訓有未妥僭易數字餘
皆原文程敬叔讀書日程八歲未入小學教之讀此
甚善但此書四字成言其語旣簡約而題目多涉性
命其理又幽深若非根據出處本義而旁取世俗事
物以開喻之未見其有益也試以開卷太極之訓言
之孔子贊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今訓太極之字當原乎此其曰至理渾然
朱楓林集

卷之三

十七

冲漠無朕者理行乎事物之中如身體之脉理如枝
幹之文理徹上徹下無不至到所謂至理也脉理文
理皆不一也而皆必有統會之處今以八卦觀之乾
兌二卦同生於太陽之象也離震二卦同生於少陰
之象也巽坎二卦同生於少陽之象也艮坤二卦同
生於太陰之象也又以四象觀之太陽少陰同生於
陽儀也少陽太陰同生於陰儀也八卦四象各有統
會旣如此矣則兩儀豈無統會哉故孔子指其統會
者名之曰太極極者屋之脊棟中正高上衆材之所

攢合者也。太者大大之謂也。太極者大大高上統會之稱而已。易書之儀之象之卦兩而生四四而生八以至於無窮由本而末由源而流皆所謂至理也。太極者至理之渾然者也。渾然云者如水之渾濁然人之視之不見其中之所有蓋理之統會其胚胎融聚者固如此也。泉之未發曰沖沙地曠遠曰漠朕者目未開而有其罅隙也。曰沖曰漠曰無朕皆以形容其渾然者也。其曰造化樞紐品彙根抵者氣一噓而萬物盈所謂造也氣一吸而萬物虛所謂化也氣之造

物化物猶戶之一闔一闢也。究而言之則闔闢在乎樞樞必縮乎繫樞之紐易之儀象卦者造化也太極者其樞紐也物之異類曰品物之同類曰彙萬物並生於兩間而有同類異類者如花葉之在枝幹或同或異也。究而言之則枝幹本於根根必附乎命根之抵易之儀象卦者品彙也所謂太極者其根抵也玩諸易以釋太極之本義本義既得則後世儒者所稱述可一見而決若異端之所言者固不足論也。凡讀聖賢之書皆當如此考究令字字有着落非特此書

也故舉一條以見例云

跋靜山過糴歌

右靜山孫處士過糴歌一首感傷而安分自道以警世真有益之文也人之所藉以立於世者四曰智曰力曰權曰利而稟賦之不能均也偏得其一二而善用之則澤及於人而爲天之所福其不善用者專之以爲己私以賊夫人而卒不免於自禍是故立天地之心明聖賢之學輔世長民興利除害以紀綱斯人者莫如智戡定禍亂者莫如力生殺予奪以勸善懲

朱楓林集

卷之三

十九

惡者莫如權衣食温飽以遂人之生者莫如利若是者惟善用者能之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天以是偏賦於汝亦豈無意哉奈之何其不善用也吾山鄉少田千畝之家可一二數三畝之入食一人藉令千畝者盡以其入施人不過供活三百人利之所及亦狹矣故善用者化利以爲權平其糶價以率人則所濟者衆彼不善用而私之甚至於過糴以邀重價使不仁者轉而相和汝之所利幾何哉而人之受害多矣是猶有智而用之爲姦有力而用之爲盜有權勢而

用之爲暴爲污者也豈不惜哉佛書言積財不散者
自己無分五家子有分五家子者水也火也盜賊也
縣官也惡子也多田之家能平糶價以率人而不爲
已私如處士祖父之所爲是奪五家子之物以濟人
也豈非昔所謂贏得爲君子者乎若遇糶邀利至於
發處士之感嘆歌詠者何厚於五家子也豈非所謂
枉了做小人者乎余竊憫夫操利權者之可以爲而
或不善用也故廣處士之歌意爲跋語以勸焉歲甲
午五月二日朱升書於楓林館

朱楓林集

卷之三

二十

跋唐子華畫贈邵思善詩卷後

至正五年吳興唐公子華宰吾邑余客其門相與處
甚善也公時時出古今名畫及其所自畫者示予且
讚賞其趣予懵於此道故不知嗜好若無聞無見者
公不悅其心曰豈其明於他而獨暗於此耶是殆薄
吾畫也予察之稍以留意一日與公同訪提茗廉父
壁間有公所筆畫四幅予觀而喜之公曰此吾二十
年前筆也是殆不佳予心計若從公求指其不佳者
在某處某筆宜若得其槩然不欲亟以讀之及再往

則捲而藏之矣余素與縣東門邵桂堂翁友善其孫
孜思善時從予讀書見公畫輒悅慕之不瞬目不釋
手若予之有味於天地之化聖賢之學也公大喜進
而教之宦滿挾之歸邵生盡棄餘事用能得公之意
趣四方聞人稱能鑒識者贈之詩文許與交至信乎
生之妙於畫矣畫之爲道宐求其似也今日似則不
超宐以巧爲精也今以拙爲古殆必自有其說予藏
思善舊所爲畫數幅假我數年得畢婚嫁盡除書生
氣習然後袖而出之好山水佳風日中請思善指其
朱楓林集 卷之三 三十一

昔非今是在某處某筆使昔之不得於唐公者得之
思善亦大好事故第書之卷帙之末以識焉歲辛卯
秋九月旣望朱升拜手跋

佩懸而癡矣矣余素與縣東門邵桂堂翁友善其孫

朱楓林集卷之四

新安 明儒學士朱升著

睢陽居士范涑校

裔孫

時新閱輯

時登叅閱

序

小四書序

上章困敦愚赴紫陽書會與朋友商確爲齋生定讀書次序首蛟峯蒙求凡將者急就之傳也名物者小學之先也次勿齋字訓性理學問天人之道治教之原也次陳先生歷代蒙求使知古今朝代之畧次黃

朱楓林集

卷之四

一

成性史學提要使知傳統事迹之詳此四書者四字成言童幼所便精熟融會宇宙在胷中矣然後循序乎六經之學歸趣乎孔孟之教究極乎濂洛之說休日則事筆札而考蒼雅餘力則記名數而誦詩文庶幾入門適道有序有條本末兼備終始相成者矣夫讀書不可無註解然註解與本文相離學者若不能以意相附則非徒無益而適滋其惑故愚於諸經書徃徃與之旁註使學者但讀本文而覽其旁註一過則了然無繁復之勞也今此小四書者語約而事意

多故旁註不足則又表註於闌上使教者有所據依而學者易於記憶此區區之至意也旣脫稿刻之齋舍題曰小四書以別晦庵四書云

蕭氏讀易攷原序

周易卦序之義自韓康伯孔穎達以來徃徃欲求之孔子序卦傳之外程朱諸儒用意尤篤至於臨川吳先生卦統之述亦可謂求之至矣而其中間精密比次之故則猶有未當於人心者愚索之半生晚乃得豫章蕭氏讀易考原之書以爲二篇之卦必先分而朱楓林集
卷之四
二
後序閱奧精粹貫通神聖蓋古今之絕學也謹節縮爲上下經二圖於右而錄其全文於下以廣其傳於不朽云

重脩本宗族譜序

族之有譜尚矣朱氏爲新安望族居洞溪里者業儒以世舊譜起高辛之後陸終第五子曰子安周武王封其苗裔曹俠於邾國至儀父始見春秋後八世爲楚所併子孫去邑爲朱氏世居沛國相縣代有聞人前漢大司馬長史翊大司空新息侯浮邳郡太守未

吏部尚書尚大司徒質司隸校尉禹靈帝時坐黨錮
子孫避難丹陽因家焉歷十六七世曰騰曰綽曰建
皆爲郡守隋唐之間水城仁軌以孝友聞敬則爲名
宰相子孫久則蕃衍遷居鄰郡姑蘇朱子奢者爲唐
太宗朝學士居飲馬橋至洿號師古生瑋環避黃巢
亂居新安歛之黃墩環爲茶院制置使鎮守婺源廼
徽國文公之祖也瑋受唐命爲馬步軍總管拒黃巢
有功授宣歙觀察使兼衛虜將軍 使封英亭侯生
春滿園林秀又自休寧鬲山遷居洄溪林公實吾洄
朱楓林集 卷之四 三

苦竹朱氏族譜序

余在翰林子範秩滿朝 京劇談數日遂出其所編
苦竹朱氏族譜以示余且曰自始祖黃墩府君第三
子三公遷寃湖凡八世自十二世祖學小公遷孚潭
凡四世自九世祖三公名芑遷苦竹至吾孫今十一
世矣舊譜詳悉遭兵火不存有寃湖譜可考然寃湖
譜特詳於寃湖而不詳於苦竹之族系此吾苦竹之
譜所以不得不作也余應之曰族之盛者久則必分
分則益衆衆則不勝書矣因而考之苦竹世多文學

朱楓林集

卷之四

四

才智之士在宋季間則有巖將公者以膂力駢脅率
衆保其鄉里至今人猶稱之當有元盛時則萬二公
名鉅者以才學授湖州路教又能延攬名師碩儒教
養其子侄每歲賓興則試於場屋者甚衆而設教於
庠序者尤總總也及至正壬辰之變則有子範以才
學德行能率其弟侄鄉人保全其宗族閭里是以爲
衆所推舉用於 朝授六安州判此亦姑舉其畧耳
按黃墩府君於唐廣明年間避黃巢寇自吳門遷歙
至於今亦數百年間國祚凡幾興變人事凡幾廢易

而苦竹朱氏之族至今猶盛衣冠文物視昔無忝嗟
乎世之故家大族如苦竹朱氏者幾何哉時平則文
學之士彬彬輩出而馳騫乎科目之場世變則才智
之士矯矯崛起而趨赴乎功名之會余既喜苦竹朱
氏之盛又喜子範之能脩此譜使後世子孫得以遵
守而考證焉故爲文以序之丁未九月望日宗人朱
升書

送分憲張公序

天台張君行按來徽責言於故人升以廣其政升以
朱楓林集

卷之四

五

民生休戚在長吏長吏之賢在通其民情蓋自古經
畧之初軍國百需之出於民勢不得已編民供億公
上是固其職長吏於此時也其撫字之仁與催科之
嚴二者不得並行焉亦勢也然於其間得無亦有下
所不堪上所不及知長吏必當以聞者乎姑以此時
此土至淺近之一事言之茗貢課株十賦其一而一
株之額粗精二兩此乃沃土所有而我徽瘠土也每
百株賦其十株責其納茗二十兩殫其地之出而供
其本色已不堪矣今又不收本色以錢米代之茗之

粗者此時此土值米不及三升而令納一斗精者值米不及五六升而令納二斗窮山荒曠採摘之家雖竭其廬之入亦不能應此乃事之章章不可行者上之人惟不知耳豈有知其不可而不改其令者乎君之行按也長吏有能爲深長之計通達民情攘蠹弊開隆平委曲條陳以聞則賢於人者也君則課之最以進之其有明知蠹弊坐視旁觀如若課淺近之事而尚不爲君一言則長吏之不賢者也君則課之殿以退之則長吏有所勸懲民情得以上達而耳目之

朱楓林集

卷之四

六

職舉矣君之聰明特達豈真有資於人言者僕別君數年瞶盲跛蹙非復舊日然於君而耿耿者固在是以因下問而不容已於言丁未四月朱升序

題廬山夏君再判新安詩序

廬山夏君之倅新安也秀而文得士心寬而理得民心嚴而有容進賢而教不能得府吏胥徒心謀而能斷事集而不自詡又得寮案之心也久任法行中考以復任是諸心相得者翕然以爲愜蓋新安爲郡跨番浙兩江之源山峭厲而水香潔其君子亦竦以義

其小人往往安分無他心一州五縣休歛爲尤良是以兵興數年田里相保甘受剝炳無動於亂者其土俗如此矧得賢人君子爲之官長不翁然而歸心乎賢人君子臨之覩其土俗如此孰不樂其善矜其不逮與之休息以久於其治如古封建之爲者孰肯弁髦而傳舍之哉休之朱升欽之鮑穎宦學於此未得歸視其家省其父母是以鄉井之心尤切而喜公之復任其善政日有加焉又有以大愜乎人心也里生程和以餞行詩請序故遂書之洪武元年戊申端午日朱升西掖寫

朱楓林集

卷之四

七

送夏通判還金陵序

廬山之夏君通守吾徽也披誠信以懷多士施受利以溥細民和粹乎乎寮案端方格乎吏胥故三年而借留留而德心有加於初益見政理之旁洽又三年尹臨濠臨濠今日之豐沛也陵寢葱鬱將相大臣往往在是形勢之重屯衛之嚴委任之隆遴選之不易而公才器之所稱名譽之所致蓋有非人情之所可量也徽之人知扳留之不可再得發爲文辭以致盛

戀升歸田山中抱疾三時而肺病乘之不能出戶非友人楊季誠言不知公之旣行也乃寫鄙懷而追餞之

餞祭府端公行卷序

代休尹朱珍作

天長朱珍忝宰徽休寧一歲有半矣祭府端公實臨之實教誨之實優容之珍每號於人曰端公之於我天也天之於物也生化之於筦橐之中造就之於鞞冶之下震以發其孕霈以滋其生吹以振其長雖無心而成化乃若孜孜矻矻而不能舍去者然然代序

朱楓林集

卷之四

八

者進成功者退蘭臺有悲秋之賦昌黎有感春之詩蒼蒼者曾未嘗一傾耳於戲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徽大郡而休寧小邑也其民俗馴而爽且近山可以避兵故歲壬辰以來西兵踐蹂六勝六復民鬪歿者鮮而非庶也時多政則賦自倍至十上所需民無敢不供而非富也珍以菲才爲此邑奉上之令而亦不敢罷上之民而非能也事有難易理有可否才有長短而免於罪也唯天實臨之實教誨而優容之珍之仰戴而號於人人者如此而天不知也乃於代序成功

之日以其平日號於人人者請能文者述之以餞公
因以自見云

送汪成德赴蕭縣作宰序

吾新安神明之胄二程也汪也程自東晉時新安守
元潭留家焉數世至忠壯公靈洗顯於陳梁之際汪
則忠烈王世華起於李唐之初二公皆有捍禦鄉井
之功沒而爲神登諸祀典將百千世不泯也而汪則
據有六州以歸唐功德尤盛二族蕃衍以官以遊散
布天下而其居於古黟縣者尤盛汪之丞相伯彥閣

朱楓林集

卷之四

九

亭義端二公又其尤也入至元來至今且百年黟汪
未有繼美者故吾於成德屬意焉成德有志之士也
其祖_某以舉進士爲業至元科舉廢尊君_某惟以繼
述教子爲務比年兵亂成德扞鄉井如忠壯忠烈之
爲者歲丁酉以鄉兵內附又如忠烈之歸唐黟汪其
復昌於成德也歟成德今之蕭縣以其治家者治官
以其馭軍者馭民以庭訓之詩禮立教道善風俗而
後以學問之文章作成乎多士等而上之極儒者之
功用致斯世於隆平於是乎黟汪千年之家聲復昌

於成德氏此升所以屬意於神明之胄者豈以作宰
望成德而已哉於是行書之以識別

葉宗茂哀詩序

新安葉宗茂有清才年四十四卒於金陵邸見聞者
哀其遭時之不偶也爲之賦詩而其里之老友朱升
爲之序序曰宗茂葉濂翁之子也生二歲移家於蓼
自幼以敏給聞稍長治進士業從余復卿先生學戴
氏記歲丁亥歸就鄉藉試有司明年余歸自燕山取
道至蓼訪之後五年淮兵起宗茂避地歸鄉兵旋至

朱楓林集

卷之四

十

踪郡邑宗茂從鄉兵奮禦稱能後四年江南開省或
薦之起家至婺源州時州境未定非美官也旣而鎮
戍官適所從前統鄉兵者於是上下相安得行撫字
之政再考乃代代者不善於民宗茂美聲益遠播矣
使說蜀說所長也旣而不遣使督造戰船事集使守
饒饒境接婺源民懼其至戍將與之不協不久罷去
謫濡須二年讀書治藝亦不戚戚或又摘前所督造
船不善重得譴去年使築城所賦尋勿十倍其家產
不給也子仁效緹縈上書得免今年夏以病終嗚呼

宗茂而止於斯耶宗茂風神秀徹言笑媚好讀書史不數過成誦爲人比方解說無不喻者隆師親友好賓客急人貧難有國士風作詩有思致有所論述滔滔不厭倦一時欲有爲於世者往往以器畧待之然而天性率直不能曲爲謙退推讓以苟悅人視己之善如人之善視人不善如己不善非古心古道之士不能不相齟齬宗茂之得毀言以此楊子雲曰世亂則聖賢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世亂之民困於供億仕則困於責任不能集事者得罪而朱楓林集

卷之四

十一

禍亟集事者則事愈歸矣甲兵錢穀撫綏應對豈一人之身所能備一有不善卒不得免焉使宗茂之涉世也得三四十年不亂卒其經業名進十也展其政事良有司也又加之以年壽歛華而實爲賢公卿鄉先生以善後來使衰老者得所倚賴豈不甚善而乃止於此豈第其一身一家之氣運耶始宗茂從余遊與婺源俞仲謙偕二人通家昆弟出處必相從仲謙能以義相正若不相能也宗茂旣卒平生所與善相附者衆而能存念其孤永其身後名者仲謙一人余

故雖以宗茂能得友古心古道未始絕無人自慰而
重念人間世之可悲也嗚呼宗茂則已吾與仲謙之
悲何時而已耶丁未壯月丙午里友朱升序

贈地師詹仲芳序

葬書之道二形勢也方位也形勢如相人之許負方
位如推命之李虛中二者各精其一已足爲術合而
一人之入焉度哉自楊救貧以前皆合而爲一釐爲閩
輦不能合者蓋四百餘年中間宏博碩大如王朴之
孫伋趙卿著指蒙書撥砂詩心經等文出入經史幾

朱楓林集

卷之四

十二

於得乎形勢之綱格方位之領袖達者尚有憾焉况
其餘乎里人詹仲芳世傳閩術也而學於贛自以爲
盡贛術矣而猶講學於閩足力到目力熟人皆信之
方將進焉而不已里之治此而能行者未有或之先
也青出於籃冰寒於水其吾仲芳乎余故喜斯道之
將昌而閩贛四百餘年之判而不合者其將合於吾
歛矣故書而贈之

題宗家子會從軍求新詩卷序

宗家子子會從軍江右朋從姻戚賜之詩俾升先序

其卷首升謂序易耳詩之難六月采芑張吉甫方叔之威江漢常武紀召虎皇父之績上有叙情憫勞之作下有思奮用命之謠此國家之所以興而民生所以有賴於武事者也卽今江右之軍者懋齋俞君其人也擅才名於自昔以泛應乎斯世子會夙獲從遊以承其旨使詩之者亦能知子會之心如子會之於俞君乎從軍古云樂借問大將誰有古詩老家法存序之贅矣

金生家慶圖詩序

朱楓林集

卷之四

十三

男子生而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以爲六合之內皆其所有事也是故體天地之譔傳聖賢之心光輔邦家以仁乎民物下而效一官精一藝馳一傳操一戈凡才力之所可及者孳孳勉勉無忝於其生然氣運之流結靡常故斯人之所遭有幸不幸其幸而得於所遭者每與其始得於生者若巧相值然是可以見男子之生之不偶然也吾邑昔稱多士延祐泰定之際宦達賢有名者景山金公稱隱汪公爲其尤之二公者儒則通吏則循所蒞懷之衣冠家咸法之景山

文章傳世機警可以爲教其孫伯琴純明脩謹守其詩禮領袖第昆爲吾邑之第一家金生煥孟章伯琴之子從其外舅鄭彥昭官於南服自豫章入閩關嘗航滄海使幽薊庶幾乎四方之事者而其庭闈之慕無時刻不倦倦也今獲歸侍以遂其願且將再入閩紮家屬以成歸養之樂焉能文之士往往慶喜詠述之而來請序余念兵興以來宦遊岑海者吾鄉蓋若干人也今之歸者幾人哉身歸矣而眷屬全於外父母兄弟安於家爰衣列鼎其樂不減承平之舊如吾朱楓林集

卷之四

十四

金生者亦有其比哉余故以爲所遭之不偶然也生爲倩於彥昭氏彥昭之父仲賢君稱隱公之女婿斯家學所自來也彥昭之於金生卽稱隱之於仲賢也景山稱隱昔吾所師彥昭伯琴吾所友善故於生之家慶不敢第以勞苦於前而佚樂於後者頌之乃爲道其家世之懿而以極男子之所事者望之洪武第三禩正月辛卯朔立春里人朱升序

梅谷隱居序

舊友張君魯瞻儒雅好古帖所蓄東坡山谷南軒真

跡虛谷弘齋皆嘗爲之題跋時爲難得之寶壬辰兵
火魯瞻與帖皆亾每馳於懷而魯瞻之猶子伯謙有
承宗詩書之美倜儻好義之風爲之敬慕魯瞻爲不
亾矣一日携趙子常爲其所作顏公梅谷隱居記示
余余謂顏公休邑之大山梅谷爲顏麓之勝地隱居
於是名不虛得昔李愿藉韓公之文以居盤谷而無
其實何可同年而語矧梅爲皎潔之孤芳有隱逸之
真操尤可尚也今伯謙多善能總衆妙岐黃方書唐
許藻鑑景純地理之學無不奇驗業旣精遊必廣當
大有用於世恐不得專此梅谷之隱也雖然我知之
矣人以學求名君以謙自牧則其遊也如班生之投
筆如司馬公之志名山大川如莊生之逍遙遊自適
其適吾豈求知於人而人亦莫知吾遊之樂也壯哉
遊乎余老且拙惟目送車塵而未獲同遊之樂榮歸
有時當共盤桓於梅谷翫疎影暗香之奇趣蓋自此
始時洪武戊申十月望日隆隱老人朱升序

送程仲本之龍川侍親序

程仲本年十八從鄉先生東阜翁學經術舉子業去

侍尊父官龍川諗其親友朱升曰植也學於此而習於彼也從師之日少而侍親之日多懼夫業無所從請而疑之無質也故於諸經多其受而姑日涉獵焉問學也則先其節目於爲文求得其旨意程度而已綴之成篇則在定省之暇噫仲本之於學其因時制宜者哉然愚觀仲本之爲人也其質弱其氣不充不副其志千言成誦率讀二百餘過飲酒不能一蕉葉清癯之體不勝衣而攻苦食淡至甚立程自擷暮輒歎嘆惟日不足坐以待旦愚生春秋三十有四幾倍

年於仲本昔亦執經東阜先生館下離師而荒舊業坐耗真所謂悠悠者仲本盍少損其汲汲之過以相益哉今夫舉子之得官也秋試於鄉春受命於朝其早者亦至貳令彼由外之學職吏員與向之歲貢茂異積月日以至於邑丞非二三十年不可也二三十年之地位以得是職不亦勞乎此之工夫尚必循序而漸進夫田夫工女之志於溫飽也得之非一旦夕不種不穫不緝不織古人之於經書也口誦而心惟之故誦不以口而自然入於心以見諸行事以極夫

儒者之功用或弦或舞或息或游故從事也不苦而
腴味達乎四肢六經以下皆文法也其理明故條達
而求其義精故圓致而嚴氣之所發其辭雄意之所
止其篇終作文之本在讀書讀書之法在循序古者
四十年富力強道明德立而仕今舉經明行脩亦限
二十有五仲本循序而待年其進可量哉昔者尊父
大尹之筮仕於京師也日念揚名顯親不敢怠也君
臣大義無所可逃故惟所得而恂恂焉惟所事而勉
勉焉非無致力以助長之地不肯爲也今則宰南徹
朱楓林集 卷之四 十七

詹田孫氏家錄序

古者王朝有史官諸侯亦各有國史下而至於都若
家有土地人民甲兵錢穀之數宮室宗廟官司祭祀
往來之事則亦必有紀錄焉又下至於事物之書若
山經地志職官氏族之類皆史流也然而古之爲史

者必考求理亂興廢之故而著之善觀史者亦必因其文而得其心焉夫是以感發懲艾而有益於國家身心之理非直以爲聞見也是故剛者必折抑者必發驟興而遽滅幾絕而復續此皆造化之機天之道也上士默觀而會之焉中人以下不稽而鑑諸人事之切近者未有能動其心者也孫君仁遠譔其家錄尊祖而敬宗敬宗而收族墟墓之紀言行之傳感慕之情忠厚之道無不具見而其微意所以示乎後人者尤在於此余謂仁遠爲是錄也孝誠盡焉祖德彰朱楓林集

卷之四

十八

焉後人得以鑑焉而凡善讀者於身心家國之理咸有功焉是一舉而四得也故於翫復之餘而識之卷末以告夫讀之者云歲辛卯七月甲子旣望友生朱升書於池學尊經閣

送鮑尚聚序

邊允中
尹典文

戴尚文
鮑尚聚

鄭伯原
方宏遠

十二年五月徽守王公詔所貢士於朱允升曰邊尹軀幹言論可觀聽也戴鮑學問文辭可取也鄭方才幹可稱也吾坐一堂之上而得人才如此其不易哉允升俯不敢言再問拱而立曰是誠不易也自昔升

平之久有教養之素且患其難得焉且今蔽賢之責有可辭而濫舉之罰不可解公盍慎諸公曰吾所貢定矣子無庸言但爲我第甲乙曰不盡識其人也曰第其所識者曰鮑尚褻爲甲公驚曰噫餘皆其下乎不有戴尚文乎曰此二人也嘗與游處者也不知之悉也且公之舉也專爲治經博士乎抑亦使其出入長治用於時乎由前戴賢由後則鮑鮑不甲於餘人甲於戴某所識者也且戴與鮑異鮑事祖父以處鄉大得人心年來科差數十倍於平時儉勤供給家事不朱楓林集

卷之四

十九

甚落戴失父四年矣落其業半才亦不同鮑中耿而外和與人言辨而婉能使橫者直逆者順戴於所不合者幾不能一語交性不同戴唯治舉子業今芻狗矣鮑稍研小學喜爲人作傳隸學不同唯鮑之祖會昌同知年且八十父未老而耄戴有子甫六七歲無應門之童二人者羈於家事而不可出則同耳其餘烏可比也公曰若子之言戴其無所用乎曰用於經生學士未嘗不可也若尚褻者倘處之繁劇以棄其學畀之錢穀以違其才置之遠外以亂其孝養之心

則猶戴之無所用也公大喜謝曰子之言誠不私於
所親也茲以尚褻之行而書答問於郡守者以爲贈
言

朱楓林集

卷之四

二十

朱楓林集卷之四終



